

巫 扶切 巫 扶切

白
兆
麟

简
明
训
诂
学

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潘晓东

封面设计 骆恒光

简明训诂学

白兆鳞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5,000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100

统一书号：7346·135

定 价：0.90 元

题 辞

安徽大学有师曰白君兆麟，勤治训诂，卓然有所树立。余读其近著《简明训诂学》，博采众家之说，而以简目山心，勇于探索，益以新知，条理粲明，论证致详，可以觐其学识之宏赡矣。君承师学，实事求是，不拘泥于旧说，故多创新之辞，凡所阐述，缜密严栗，无复剩义，读君书者，自有知之也。

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昔贤多已发之。近人于训诂亦有发展，文字声音而外，更多讨论语法者。以语法之学施于训诂，当收事半功倍之效，本书有专节论此，学者可以参会。

古书刊印讹误，须加校正，亦治训诂者所有事也。而辨伪纠讹，并非易事，稍不注意，反以讹传讹。白君指出旧训诂之主要弊病六点，虽大师犹或不免，其他则又何说。

段玉裁寓书与刘台拱说：“训诂之学，都门无有好于王伯申者。”伯申为王引之字，时方盛年，奇逸卓犖，故段氏以大器目之。余与兆麟同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交相策励，疑义与析。余愧无茂堂之贤，而君若发颖竖，庶几伯申，自君之书出，而训诂学之昌明可期，宁非快事欤？

徐 复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题 辞	徐 复
导 论 训诂和训诂学	1
第一节 训诂的意义	1
第二节 训诂的起源和发展	6
第三节 训诂学的性质和任务	14
第一章 古代书面语言的一般障碍	19
一、字形变异	20
二、传写讹误	22
三、文字通假	25
四、雅俗分歧	28
五、词义演变	30
六、音读不定	34
七、词语省略	37
八、章句无读	40
第二章 训诂的内容	44
第一节 词义解释	45
第二节 文意训释	55
第三节 注音、校勘及其他	62
第三章 训诂的方法	69
第一节 以形说义	69

第二节 因声求义	78
第三节 直陈词义	88
第四章 随文释义的注疏	94
第一节 注疏的类别	94
第二节 注疏的名称	100
第三节 注疏的术语	105
第五章 通释语义的专著	119
第一节 义训汇编的《尔雅》	119
第二节 沟通殊语的《方言》	128
第三节 形训为主的《说文解字》	134
第四节 专用声训的《释名》	141
第六章 旧训诂的主要弊病	149
一、穿凿附会	149
二、逞博烦琐	152
三、望文生训	154
四、滥用通假	157
五、增字强释	160
六、不解语法	162
第七章 训诂的原则	166
第一节 遵循词义的社会性	167
第二节 注意词义的时代性	170
第三节 释义要联系语境	174
第四节 释词须兼顾析句	179
后 记	187

导 论 训诂和训诂学

训诂学是我国的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这门学问原为我国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秦汉之际出现的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词典《尔雅》，就是这门学问开始建立的标志。长期以来，这门古老的学问内容比较庞杂，方法比较陈旧，术语比较晦涩，因而被人视为神秘莫测。说它年轻，是因为这门学问直到近代才彻底摆脱古代经典的附属地位，真正发展成为有自己的理论和专著的科学。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学者吸取了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总结了历代尤其清代训诂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训诂理论和训诂方法。当代一些学者也努力著书立说，为建立训诂学的科学体系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但是，从解放前后发表的训诂著作和有关论文来看，对于什么是训诂学这个问题，众说不一，分歧较大。这种现象表明，训诂学的初步建立和对于训诂学的性质及研究对象的明确认识，其间是有个过程的。

第一节 训诂的意义

一、“训”“诂”分用有别

“训诂”又写作“训故”。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把“训”“诂”二字连在一起使用的，是秦汉间鲁人毛亨的《诗故训传》（通称《毛诗诂训传》）。毛亨释《诗》，用“故”“训”“传”三字并提命名，自然各有涵义。那么，“诂”“训”“传”各是什么意思呢？历来说法不一：

魏·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训者，谓字有意义也。”（陆德明《尔雅音义·释诂》）

唐·孔颖达《毛诗诂训传疏》：“传者，传通其义也。……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清·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毛公释《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故训传。尝即《关雎》一诗言之，如‘窈窕、幽闲也，淑、善，逌、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传之体也。”

以上说法虽有分歧，但都是把“诂”“训”“传”三者区分开来说明。

同《毛诗故训传》有着密切关系的《尔雅》一书，其前三篇各为《释诂》《释言》《释训》。“诂、言、训”三者并提，看来也各有所指。区别在什么地方，历来说法也大同而小异：

《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转引孔颖达《毛诗诂训传疏》）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尔雅》释诂者，

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迭韵连语及单辞、重辞与发声助语之辞也。”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认为：《释诂》“皆举古言，释以今语”；《释言》“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释训》“多形容写貌之词，故重文、迭字累载于篇”。

上引三说，对“诂、言、训”三者有区别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区别究竟何在？哪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我们可以撇开旧说，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尔雅》。《尔雅》全书分为十九篇，前三篇都是诠释一般词语。《释诂》共190条，所释绝大部分如“初、哉、首、基、卒、徂、落、殪”等是单音节点，少数如“权舆、无禄、黄发、鬻齿、鲐背、耆老、休嘉、睢睢、皇皇、藐藐、穆穆、关关”等是双音节点，只有“谑浪笑敖，戏谑也”这一条，所释是一句诗（见《邶风·终风》）。《释言》共304条，所释全部是如“殷、齐、弥、终”等的单音节点。《释训》共122条，前77条所释全部是如“明明、斤斤、秩秩”等的迭音词，占《释训》的百分之六十三；其余所释，有联绵词，有单音节点，有偏正式词组，也有一句诗的。可以说，《释训》所释基本上是迭音词和联绵词。

这样看来，《释言》和《释诂》属一类，即孔颖达所谓“《释言》则《释诂》之别”；而《释训》为另一类。“诂”指单音节点；“训”指迭音词和联绵词；而《毛诗故训传》里的“传”，如马瑞辰所举体例，是指句意或章旨。

二、“训”“诂”合用无异

“训”“诂”二字并提分用，如《毛诗故训传》和《尔雅》之《释诂》《释训》，确有分别。但是，如果笼统地说

来，“训”“诂”并无差异。

许慎《说文解字·言部》云：“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又云：“训·说教也。”（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在许慎看来，“诂”是训释古言，“训”是“说释”。这显然是把“诂”和“训”都看作动词，都是解释的意思。

孔颖达云：“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毛诗诂训传疏》）这是把“诂、训、传”都看作名词，都是注解的称谓。这种直接了当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清代的一些著名学者的看法也大都如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诂”字下云：“《尔雅》析故、言、训为三，三而实一也。”

王筠《说文句读》“诂”下注：“诂训，句，谓诂训同义也。《尔雅》释诂、释训，虽分两篇，义实同也。”

马瑞辰《毛诗故训传名义考》：“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

正因为“诂训”二字是同义并列，所以能够倒称为“训诂”，又有“古训”（《毛传》）、“故训”（《汉书·艺文志》）、“训故”（《汉书》）、“解诂”（《公羊解诂》）、“解故”（《汉书》）等别称，如郝懿行所说，“并字异而义通矣”（《尔雅义疏》）。不过，流行至今，最通用的还是“训诂”。

近代学者黄侃对“诂”和“训”另有一种提法：“诂，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转引自黄焯先生《训诂说丛》）这是说，诂是推求词的本义，训是说明词的

引申义。黄侃是从语源上来说明“诂”和“训”的不同涵义，但无论是推求本义还是说明引申义，都属于解释词义的工作。所以他紧接着又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三、训诂是专门学术

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意思。这样说来，训诂的范围不是极为广泛么？比如我们每天都要读报、看书，所接触到的语言事实，需要解释的地方就非常之多；甚至面对面地交谈，有时说话人对于听话人也要加以解释，才能把话说得明白而确切。这些解释是否也属于训诂的范围呢？殷孟伦先生在《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就坚持这种主张，还批评说：“训诂的问题，一般认为只有对于古代文献的分析解释才会存在，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殷先生的理论根据是：“训诂的产生是和语言的表达分不开的。”（《文史哲》1957年6期）

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如果是讨论训诂的起源问题，殷先生提出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先秦古籍的许多材料可以证明。但是，训诂的性质同训诂的起源是两个问题，尽管互有联系，但毕竟不能混淆。这就如同几何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一样。由于科学的发展，有些词儿既有一般的涵义，又有特定的涵义，应该严格区分开来。说“训诂”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这是它的一般涵义。而作为专门术语，“训诂”有其特定的涵义。陆宗达先生在其近著《训诂简论》里指出：“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做训诂。”（1980年版，2页）这个提法，不仅符合我国训诂发展史的事实，而且揭示了训诂作为一门学术的本质特性。这门学术发展到今天，学术界不采用更为通俗的如“解释”“注释”“注疏”等名称，而仍然沿用这个一般人感到生疏的

传统的惯用语来命名，就是因为“训诂”这个词具有历史赋予它的特定的涵义。

训诂萌芽于东周，盛行于两汉。无论是按照一定法则使训诂材料系统化的《尔雅》《方言》和《说文解字》，还是毛亨对《诗经》所作的系统解释的《毛诗故训传》，它们的出现，都不是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

训诂是在古代文献的范围内，为克服文字障碍、解决语言矛盾而独立存在的专门性的学术工作。

第二节 训诂的起源和发展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雅俗，因而造成了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有了隔阂，就需要疏通，训诂由此而兴起。

近代学者刘师培说得很明白：“三代以前，以字音表字义，无俟训诂。然言语之变迁，略有数端。有随时代而殊者，如《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孟子》：‘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是也。同一事物而历代之称各殊，则生于后世，必有不能识古义者，若欲知古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同一名义而四方之称各殊，则生于此地必有不能识彼地之言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证方言。且语言既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综斯之故，而训诂之学以兴。”（《中国文学教科书·周代训诂学释例》）

我国的训诂源远流长，就其概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春秋战国是训诂的萌芽时期。《国语·周语下》记载春秋

时晋人叔向聘于周，“单靖公与之语说《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单子之老”说：

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郑笺：广当为光，固当为故，字之误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叔向给《昊天有成命》全诗作了解释，对后四句还逐字作了注解。叔向说《周颂》一事在周灵王廿二年，即公元前550年。这段资料充分说明，东周时训诂已经产生。

《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教国子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所谓“六书”，就是指当时汉字的形、音、义；说字义即训诂工作。

先秦典籍中已出现一些萌芽状态的训诂材料。例如：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

“止戈为武”，“反正为乏”，“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传》宣公十二年、十五年及庄公三年）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其言来何？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按左传云：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谷梁传隐公二年云：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初者何？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庄公二十七年及宣公十五年）

“及，以及，与之也。”“又，有继之辞也。”“乃，急辞也，不足乎日之辞也。”“而，缓辞也，足乎日之辞也。”（《谷梁传》襄公二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及宣公八年）

二、兴盛时期

汉唐是训诂的兴盛时期。

西汉时，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变化比较大，古文、籀书已成为古董，篆文也逐渐为隶书所代替，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些情况促进了训诂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即在随文释义的基础上，出现了通释语义的专著。西汉时，儒家经典的注释大批涌现，《汉书·艺文志》里的记载即反映了这种盛况。儒家以外，给《老子》作注的也不少。这跟当时统治者尊崇儒术、崇尚黄老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汉时，从训诂的数量来说，比西汉还要多；从训诂的范围来说，比西汉更为扩大，不限于儒家经典和道家的《老子》，还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吕氏春秋》、《楚辞》之类。对此，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有载录。

两汉时出现的通释语义的训诂专书有《尔雅》、《方言》、

《释名》和《说文解字》。

《尔雅》十九篇，汇集了春秋战国以至秦汉间训诂研究的丰富成果，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并且分类注解各种名物，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词典。它奠定了我国早期训诂学的基础。

《方言》十三卷，杨雄所作。不仅是训诂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是我国方言学的前驱。

《说文解字》十四卷，许慎所作。它对汉字的形、音、义作全面的说解，是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巨著，也是训诂方面的重要著作。

《释名》八卷，刘熙所作。其特点是由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的由来，开我国语源学之先河。

魏晋隋唐，训诂进一步发展，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经、史、子、集四部的重要著作乃至佛教经典，都有了注解。汉末开始出现一种兼释经注的训诂新形式，如郑玄的《毛诗笺》，以毛传为主，既释经文，又申明毛意。魏晋以后，这种兼释经注的义疏大量涌现。以上这些著述，《隋书·经籍志》所载甚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前代的传注文字简古，文义不明，读者很难借助它来理解原文，于是注家不得不既注经文，又释传注，以便人们学习。此外，这时还出现了许多通释语义的训诂新著。

这个时期的重要作者及著作还有：

汉初·毛亨《毛诗故训传》

东汉·贾逵、马融、郑玄注《尚书》《周易》《毛诗》《周官》等

东汉·赵岐《孟子章句》

东汉·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魏·张揖《广雅》三卷（仿效并增广《尔雅》之巨作）

陈·顾野王《玉篇》三十一卷（仿照《说文》体制，部首稍有增删，解说详备）

晋·郭璞《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

魏·王弼、韩康伯《易注》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晋·范宁《谷梁传集解》

魏·何晏《论语集解》

宋·裴松之《三国志》注

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为十四种经典释义和注音，是研究古汉语的重要资料）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其中《书证》、《音辞》二篇有不少精辟论述）

唐·孔颖达等《五经正义》

唐·贾公彦《周礼》《仪礼》正义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用字、读音和释义之误，起规范作用）

唐·李善《文选注》（引书达1551种之多，其中小学书37种）

《史记》三家注（宋·裴驷《集解》、唐·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

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三、变革时期

宋代以后，训诂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有些理学家如张载、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轻考据，重义理，把训诂由朴学的手段变成理学的工具。所谓“朴学”即“汉学”，是指汉代经学家重视训诂、名物考证的踏实的学风；所谓“理学”即“宋学”，指宋代儒学大师大谈性理、打破汉唐朴学的求实传统，利用训诂来宣扬他们唯心主义的理学。如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陆九渊就说过：“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是公开宣扬用六经来说明自己的理学思想，因而主观色彩极浓，往往不合六经本意。当然，宋代训诂家也有其长处。汉代训诂长于考据，宋代训诂长于说理。

另一方面，宋代庆历（1041—1048）以后，学术一变，欧阳修、刘敞等发扬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见解，对古代经传大胆怀疑，摆脱旧注，创发新义，给后世疑古派以很大启发，对训诂有相当影响。

此外，宋代训诂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对汉字的音义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如王子韶（圣美）创“右文说”，主张因声符求义，给清代训诂家以很大的启发；二是对古代文献的语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南宋时学者王若虚著《滹南遗老集》，常用语法观点批评前人诗文的得失；三是利用金石学成就，注疏中开始有征引彝器铭文以为佐证，这使训诂学又向前跨了一步。

变革时期的重要作者及著作有：

朱熹《诗集传》、《四书集注》、《楚辞集注》

洪兴祖《楚辞补注》

邢昺《尔雅注疏》、《论语疏》、《孝经疏》

陆佃《埤雅》、《尔雅新义》